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2.007

从电影到小说:论《远山淡影》的跨媒介叙事

杨莉

(东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摘要:《远山淡影》是石黑一雄的处女作,这部小说的创作受到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黑泽明等人作品的影响。小津的电影大多以家庭伦理为题材,旨在揭示跨越语言、文化和种族界限的普遍的人性,这也正是石黑所渴望达成的小说创作理想。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运用了分形叙事策略,《远山淡影》中人物关系网的编织也是通过分形叙事策略来实现的。此外,石黑在小说中的悬疑设置手法也明显受到《罗生门》的影响。

关键词:《远山淡影》;跨媒介叙事;家庭伦理;分形叙事;场景设置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2-0046-06

《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 2011)是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的处女作,作者凭借这部作品获得了温尼弗雷德·霍尔比奖,从此在英国文坛上声誉鹊起。石黑5岁便随父母移居英国,他对日本的印象来自家人定期寄来的日本书刊。石黑也喜欢看日本电影,并承认自己的创作受到小津安二郎、黑泽明等人作品的影响,甚至坦言自己的首部长篇与首个电视剧本在方法和风格上与他们具有高度相似性^①。石黑的三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其作品“独到之处就在于,其经典性既进入了热情的观影者,也进入了广大有鉴赏力的读者的意识”^②。石黑之所以能同时吸引电影爱好者和有鉴赏力的小说读者,与其小说创作手法与电影的相似性密不可分,换言之,石黑所写的尽管是以语词作为表达媒介的小说,但我们在阅读中却可以感受到一种电影所特有的美感,这显然与作者的跨媒介叙事技巧息息相关。根据“中国知网”的相关搜索,《远山淡影》的前期研究多聚焦于该作品的身份、伦理、记忆、创伤等角度,以及作品的不可靠叙述、空间叙事策略等,仅有

《石黑一雄与小津安二郎电影中的空景》一文论及电影中空景手法对石黑创作的影响。事实上,《远山淡影》在创作主题、叙事技巧等方面均受到小津、黑泽明电影的影响。小津的电影大多以家庭伦理为题材,旨在揭示跨越语言、文化和种族界限的普遍的人性,这也正是石黑所渴望达成的小说创作理想。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运用了分形叙事策略,《远山淡影》中的人物关系网的编织也是通过分形叙事策略来实现的。此外,石黑在小说中的悬疑设置手法也明显受到《罗生门》的影响。本文拟从家庭伦理叙事、人物关系的分形叙事、场景设置与叙述之迷雾等三个方面,剖析《远山淡影》的跨媒介叙事技巧。

一 家庭伦理叙事

作家的创作往往与其居住地有着密切的关联。祖籍日本的印象已越来越模糊,而现居地英国的多元文化背景也并非滋生寻根冲动的土壤,因此,石黑一直有志于创作出“能够轻易穿越文

收稿日期:2021-10-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9YJA75102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杨莉(1973—),女,江西南昌人,教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比较文学、叙事学研究。

①石黑一雄:《石黑一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我的二十世纪之夜及其他小突破》,宋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9页。

②Wong, Cynthia F. & Yildiz, Hülya. “Introduction: Ishiguro and His Worlds in Literature”. Wong, Cynthia F. & Yildiz, Hülya (Ed). *Kazuo Ishiguro in a Global Context*. Surrey: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5, p.1.

化与语言边界的‘国际’小说”^①。这一创作理想要得以实现,电影成了可资借鉴的宝库。在视觉传达及国际传播效果上,电影这一媒介显然比小说更具优势。电影所涉的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家庭伦理题材及其表现方式自然就进入了电影爱好者石黑的创作视野,其多部作品对家庭伦理叙事有着明显的偏好。

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主要以家庭伦理为题材,如《晚春》、《麦秋》、《东京物语》、《秋刀鱼之味》等。他擅长通过普通平淡的家庭生活展示人物的喜怒哀乐,通过省略和留白让观影者揣摩人物的感受与画面外的情景。小津的这些作品节奏悠缓,恰似日本传统家庭模式的一曲曲挽歌。以《东京物语》为例,平山周吉和登美老两口有五个子女,当老两口去东京看望孩子们时,他们均以忙碌为由有意无意地打发老人家,反倒是战争中已故二儿子的媳妇纪子请假陪老人游览了东京。家庭亲情伦理关系的探讨在小津多部影片中反复出现,足见其本人对传统家庭观念的眷恋。通过看似平淡、实则隽永的家庭伦理题材,小津揭示出跨越语言、文化和种族界限的普遍的人性,这也正是石黑所渴望达成的小说创作理想。他的《远山淡影》充分书写了传统家庭模式的瓦解与家庭伦理观念的颠覆。

《远山淡影》主要涉及三个家庭:悦子在英国康沃尔郡的家、悦子在日本长崎的家以及佐知子在长崎的家。无论哪个家,家的温馨和浪漫都是难得一见的色彩,这几个空间更多地充斥着自私和冷漠,折射出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隔膜。

小说始于悦子的第一人称叙述,回忆小女儿妮基从伦敦来康沃尔郡看她,只待了五天,便回了伦敦。新一代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和生活方式,不愿意受到来自父辈的干扰。除了为悦子移民英国、勇于改写人生感到骄傲,妮基大多时候与悦子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一旦被问到诸如生孩子之类自己不喜欢的的话题,妮基便用专注读报的方式来应对。母女间的隔膜已然如此,妮基和异父姐姐景子之间更是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她从来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既不在我的生活里

也不在爸爸的生活里。我从没想过她会来参加爸爸的葬礼。”^②妮基根本无视景子的存在,后者只不过是母亲悦子的关联物而已。

悦子在日本长崎的家所发生的一切可说是《东京物语》中多幕场景的重演。父亲绪方来到儿子二郎家,没住几天,二郎便抱怨父亲来得不是时候,甚至不愿意在休息日陪父亲出去走走。绪方希望二郎给发文批判自己的重夫写信,二郎也反复强调工作繁多。有时绪方想下棋,二郎这里说累,那边却又看起报来。此后同事们酒后道出了真相,二郎“让我们像奴隶一样工作,自己却什么都不做”^③。一次下棋,绪方指出了二郎自小性格上“投降主义”的弱点,结果父子俩闹得很不愉快。本来绪方对儿子的敷衍已有不满,于是明智地以家里装修为由,提出要回福冈。父子俩之所以关系紧张,更多的是源自父亲在战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维护和宣教,对此二郎从未释怀。悦子则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待客礼节:尽心照顾着绪方日常的饮食起居,而且还陪绪方拜访了重夫和藤原太太。

如果说悦子在英国和日本的两个家多少还有一丝温情残存,佐知子在长崎的家就是昏暗、阴冷、衰败的象征了,“一座小木屋在战争的炮火和政府的推土机中幸存下来。……是乡下常见的那种木屋子,斜斜的瓦屋顶都快碰到地面了”^④。同小津一样,石黑也没有直接描写战争的场景,却道尽了战争本身及其连锁反应给人们带来的一次次无法愈合的重创。这间木屋不仅预示着佐知子与周遭社会的隔绝,也见证了佐知子和万里子间始终存在着的对抗。佐知子关注的是自己奔赴大洋彼岸的远大理想,而万里子只关心当下自己和小猫的安身之所。谈及佐知子男友弗兰克的为人,母女俩的言语也相互抵牾,二人在安身之所这一原则性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万里子的结局也就不难预料了。小津《东京物语》等影片通过发生在日本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奏出一曲曲日本传统家庭模式的绝唱,受其影响,《远山淡影》也通过三个家庭、三个空间所发生的故事,揭示了传

①石黑一雄:《石黑一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我的二十世纪之夜及其他小突破》,宋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4页。

②石黑一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61—62页。

③石黑一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④石黑一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统家庭伦理观念的颠覆。

二 人物关系的分形叙事

电影不仅在家庭伦理主题上给石黑以启示,其人物塑造也促使作家深入思考。在一次观影中石黑突发灵感:“不论是在小说、电影还是戏剧中,许多生动鲜活、十分可信的人物都没能触动我,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人物并没有与作品中的其他人物通过任何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相联结。”^①于是石黑想到了自己的小说创作:对人物的关注如果转向人物关系,不知结果会怎样。除此之外,石黑又从 E.M.福斯特关于二维人物与三维人物的区分中得到启示:故事中的人物只有在“令人信服地超出我们的意料”时,才能变得三维、变得“圆满”。因此,石黑决心对“故事中纵横交错的人物关系”予以审视,对此他抛出了一系列问题并试图找到答案:“所有的好故事——不管它们的叙述模式是激进还是传统——都必须包含某些对我们有重要意义的关系,某些触动我们,让我们莞尔,让我们愤怒,让我们惊讶的关系。”^②显然,在石黑看来,人物可信与否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令人信服地超出我们的意料”,因此,编织“纵横交错的人物关系”,打造动态发展、立体可信的人物关系网成为石黑小说人物塑造的目标,而《远山淡影》中的人物关系网的织就正是通过分形叙事策略得以实现的。

所谓分形叙事,“是一种体现复杂性的非线性叙事模式”,叙事的“分形”本质主要是由“因果性”造成的:“在‘分形叙事’的典型文本中,正是由于处于‘分岔点’处的某一个事件,要么作为‘前因’而导致了多个作为‘后果’的事件,要么就是把把这个事件作为‘后果’而可以找到多个作为前因的事件。正因为如此,所以‘分形叙事’的结构就体现为一种类似于分形树一样的模式。”^③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即运用了分形叙事策略。武士与妻子在荒山上遇到了强盗,结果妻子被强暴,武士遇害。在上述事件中,武士妻子被强暴、武士本人遇害即是“分岔点”事件,在衙门里,强盗、武士的妻子、武士的亡魂均供述了事发经过,即“前因”,影片通过诸多彼此矛盾的闪回来呈现

片中人物实实虚虚的供述。

《远山淡影》也运用了分形叙事策略,小说中明显存在着两条叙事线索,一是贯穿整个作品的悦子母女这一线索,一是与这一线索交替出现或交织在一起的佐知子母女这一线索。悦子内心深处无法接受大女儿景子的死,于是通过虚构出佐知子和万里子这两个角色,把自己母女过往真假假的情感和经历部分迁移到这一对母女身上,从而达到将景子之死这一难以启齿却又不断在自己梦中萦绕的事件讲述出来的目的。其中的“分岔点”事件显然是景子的自杀这一令悦子恐惧、痛心而又悔恨的事件。

悦子记忆中的自己分形为悦子和佐知子两个人物,她们分别是传统日本女性和现代日本女性的代表。前者是悦子移民前日常生活的承载者,其中与景子之死直接相关的部分被剥离出来,由悦子虚构记忆中的佐知子作为承载者。悦子在男友去世后,嫁给了二郎,此人尽管没什么情趣,但对家庭孩子也还算是尽责。悦子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对外也友善礼让,万里子几次离家出走,她都不顾自己有孕在身,不辞劳苦地要把她找回来。较之万里子的母亲佐知子,悦子更显出对孩子的关怀与呵护,这一有悖常理的地方恰恰是悦子补偿心理的作用——试图弥补自己为人母时的欠缺和愧疚。石黑出色地运用分形叙事策略,把悦子无法独自一人背负的记忆和情感的重担分摊到不同人物身上,以思维联想的方式串起一段段或虚或实的回忆。在故事几近尾声的时候,悦子一句“那天景子很高兴,我们坐了缆车”令人恍然大悟,原来万里子就是景子,佐知子就是悦子。通过分形叙事,石黑在原本单调的人物关系链上衍生出一张更为复杂的人物关系网,从而有序地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关系网中有的联结点虽让人生疑却又合乎情理,且就整体而言,故事的结局令人诧异却又令人信服。

尽管没有使用“分形”这一概念,黑泽明对电影里的分身关系,有其独到的见解,“分身关系既是种同源但又相互分离的关系,常常以一种类似本尊和影子的形式呈现出来。在内容上通常有两

①石黑一雄:《石黑一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我的二十世纪之夜及其他小突破》,宋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4页。

②石黑一雄:《石黑一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我的二十世纪之夜及其他小突破》,宋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6页。

③龙迪勇:《复杂性 with 分形叙事——建构一种新的叙事理论》,《思想战线》2012年第5期。

种样态,即由对照性产生的敌对关系和由修行带来的相似性而产生的师徒关系。不论哪种情况,拥有分身关系的人物之间,都被设定或构筑了本源的同—性。”^①分身是电影常用的一种技巧,其形式上类似本尊与影子,内容上或属敌对关系或属师徒关系。我们不妨借用上述观点来分析悦子和佐知子的关系:移民英国、作为故事讲述者的悦子即是本尊,而悦子记忆中早年生活在日本的自己为分身之一,这个悦子仅承载了其本尊部分特征和经历,另一部分特征和经历则由佐知子这一分身予以承担。秉承传统女性优点的悦子与现代特征鲜明的佐知子,这两个分身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也是悦子借记忆重组所希冀建构的完美女性形象。

佐知子在丈夫遇难之后,一次次的挫折让她逐渐变得冷静独立,但也愈发自私自利。万里子每次离家出走,佐知子都不以为意,她时常抛下孩子和朋友泡酒吧。对于万里子的自杀未遂,她平静得让人诧异。万里子曾亲眼看见一个女人溺死自己的孩子并大受刺激,而佐知子却对此事在万里子心中留下的阴影、对迁徙时女儿希望留下小猫的诉求无动于衷,甚至当着女儿的面溺死她的小猫。从溺死小猫和溺死孩子手法的相似性,我们可以推断,佐知子即是溺死自己孩子的那个女人。无论对孩子还是动物都缺乏最基本的同理心和同情心,所有出国的障碍她都无情地予以铲除。出国梦让佐知子成了一个因执念而被异化了的人,并且日益冷漠无情。但她毕竟是出身良好、受过一定教育的现代女性,并没有因为生活的苦难而丧失对美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佐知子的茶壶“是用浅色瓷器做的,做工很精细。……精美的茶具与破旧的屋子和走廊下方泥泞的土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②。泡茶、喝茶等情形时常出现在佐知子的生活画面中,或许她对自己的功利

世俗也心生厌倦吧,想要“脱离日常的、社会的自我,沉潜于寂然不动、万古不变的自然本质中”,试图品味“茶道中独特的‘侘寂’之美”^③。但她急于走出战争创伤、一心出国的执念及其所造成的悲剧已注定她一生再难享受内心的宁静。

悦子后悔把景子带到了英国:“我一开始就知道她在这里不会幸福的。可我还是决定把她带来。”^④悦子把自己的明知故犯、一意孤行转嫁到佐知子身上,塑造出佐知子这一强行把万里子带往美国的形象,无非是想减轻自己的罪恶感与愧疚感。小到一个个体,大到一个国家,在面对记忆时该如何选择?石黑深切体会到一个国家或个体此时的两难,让记忆原封不动的得以保留,还是任其瓦解消逝?从电影中常用的分身技巧受到启发,石黑把分形叙事策略用于小说中人物关系网的编织。如何塑造悦子这一“在遗忘与记忆之间挣扎的个体”^⑤,石黑最终选择了以分形叙事的手法来肢解主人公的记忆。

三 场景设置与叙述之迷雾

《远山淡影》中呈现了诸多或反复或突兀却富有象征意味的场景和亦真亦假、虚实难辨的叙述,其中最令人迷惑的便是与万里子相关的部分。关于万里子及其所处的环境,无论是故事的开篇,还是临近尾声的时候,场景都是相似的:木屋只有小部分地方才能得到阳光的眷顾,而万里子始终都在“离阳光最远的角落里”,阴郁昏暗是她一生的色彩,也预示了她最终的命运。

第一次佐知子邀请悦子去她家,“屋里很整洁,但是很破旧。屋顶的木梁看上去很旧、不牢固,到处都有一股霉味。房前的大部分拉门都打开了,好让阳光从走廊照进来。尽管如此,房子的大部分地区还是照不到太阳。万里子躺在离阳光最远的角落里”^⑥。故事中的万里子生活在自

^①武田洁:《“映”与“看”——黑泽明电影中的映射运用及其表意》,载岩本宪儿主编:《黑泽明之十二人狂想曲》,张愉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4 页。

^②石黑一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8 页。

^③大西克礼:《侘寂》,王向远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 年版,第 111 页。大西克礼把“侘寂”的内涵构造分为“寂之声”“寂之色”和“寂之心”三个层面,“‘侘寂’作为审美状态,是‘闲寂’,而不是‘死寂’;是‘寂然独立’,不是‘寂然不动’,是一种优哉游哉,不偏执,不痴迷,不胶着的状态。”而佐知子即便借助茶道也未能达到这一审美境界。(大西克礼:《侘寂》,王向远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 年版,第 2、5 页。)

^④石黑一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28 页。

^⑤石黑一雄:《石黑一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我的二十世纪之夜及其他小突破》,宋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1 页。

^⑥石黑一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 页。

己的世界里,她唯一关心的便是一只怀孕的母猫。当佐知子准备离开长崎时,悦子又来到小木屋,“佐知子已经把中间的几扇拉门都打开了,让最后的日光照进屋来;然而,昏暗还是在迅速地袭来,从走廊射进来的余晖基本上照不到万里子坐着的那个远远的角落”^①。

悦子不记得她和佐知子是怎么相识的,但她能够回忆起她们最初的交往是因万里子而开始的。悦子曾告诉佐知子她女儿和别的孩子打架了,佐知子不以为意,反托悦子来照看她的女儿。佐知子曾到悦子家找万里子,但她登门的只是想告诉悦子自己要去美国了。无视悦子的关注点还在万里子身上,佐知子不停地挑起出国这个话题,虚荣心令她期待悦子能多了解些有关自己出国的情况。两人去往河对岸找万里子,当悦子发现“河边草地上离河很近的地方躺着一捆什么东西”^②,佐知子居然制止悦子往前走,她“呆呆地站着,盯着那团东西看”,静静地说出“是万里子”,却用异样的神情看着悦子^③。

在此,佐知子展示了电影所擅长的“无声的对白”：“即通过面部表情来表现内心的极其微妙的变化,它不显得不自然,也不会引起观众的反感。在这种无声的独白里,寂寞的心灵可以找到任何有声的独白都无法提供的那种坦率的无所顾忌的语言,因为这是出诸本能和下意识的。”^④作为悦子虚构分形的佐知子,时常显得像个局外人、有时甚至像木偶一样,尤其面对万里子自杀未遂时,其漠然仿佛在提示读者:看,我不过是局外人,故事的真正主角是悦子和她的女儿!尽管承载着悦子本人过往的情感和经历,但佐知子毕竟是悦子凭空造出的一个人物。因此,佐知子母女单独在一起的场景尽管也有令人不解之处,但总体更显自然流畅;而悦子与佐知子同时在场时,相关场景有时显得生硬突兀,佐知子常常需要自显存在。小说的人物分形与电影中同一演员扮演几个分身颇有相似之处:分身如各表一枝,电影画面则有如行云流水;而分身同时出现时,只能借助于剪辑或

替身,画面的逼真性则稍显逊色。

从悦子与佐知子交往开始,悦子的关注点始终是万里子,佐知子则更多地关注她自己,甚至经常提醒悦子来关注自己。虚构记忆中的佐知子是联结悦子和万里子的纽带。面对万里子始终不想去美国,是悦子最后给了她安慰:“你要是不喜欢那里,我们随时可以回来。”^⑤悦子的这句安慰话无疑让人怀疑她与佐知子是否为同一人。借助记忆重构,悦子对自己过往的经历进行了改造,而读者则需要区分真实的记忆、扭曲的甚至虚假的记忆,从而最大限度地复原事实真相。

石黑笔下的悦子任凭本能在思绪和记忆之流中做出取舍和变形,其重构记忆中的裂缝与疏漏之处通过小说人物看似不经意、实则体现作者匠心独运的叙述得以显现,为读者探究真相提供了线索。石黑的这一悬疑设置的手法明显受到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的影响,后者是关于叙述之迷雾的一部悬疑片。影片中,在接受衙门问审时,强盗称自己比武取胜,武士的妻子把自己描绘成烈妇,武士的亡魂则自称切腹。真相究竟是什么?黑泽明并没有告诉我们,但他“通过诸多彼此矛盾的闪回提醒我们,当我们跟随镜头在那梦幻的黄金时代流连忘返时,我们显然遗漏了什么。他借此向我们发出挑战,让我们不仅对所见之物,还有未见之事,全都产生怀疑。我们多少次重返‘同一个’案发现场,听取证人们亦真亦假的供述”^⑥。

电影中诸多彼此矛盾的闪回启发石黑进行严肃的思考:把突兀的场景和叙述并置在一起,从而引发读者的思考,发掘表象背后的真实。“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瞬间为何会在叙述者的头脑中并列出现?忽然间,我为我的下一部小说找到了一种激动人心、更加自由的创作方式——一种能够让丰富的色彩跃然纸上的创作方式,一种能够描绘出银幕无法捕捉的内心活动的创作方式。如果我也能够用叙述者的那种思维联想与记忆漂流在段落与段落间推进,我就能像一位抽象画家在画

①石黑一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10页。

②石黑一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③石黑一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④巴拉兹·贝拉:《电影美学》,何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⑤石黑一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页。

⑥保罗·安德利尔:《黑泽明的罗生门》,蔡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6页。

布上随心所欲地放置形状与色彩那样创作小说了。我能将两天前的一幕场景与二十年前的另一幕场景并置,请读者去思考两者间的关系。我开始思考,每个人对于自我和过去的认知都是笼罩在自我欺骗与否认真相的层层迷雾之中的,而这样一种创作方式也许能够助我揭示这一层又一层的迷雾。”^①石黑的这一创作构思在《远山淡影》中得以实现,作者不仅用叙述者悦子的“思维联想与记忆漂流”来推进段落,并且也通过表面看来没有关联甚至相隔甚远的场景并置,来引导读者思考,让其透过层层迷雾去辨识什么是悦子的自我欺骗,事实的真相可能是什么。悬疑经典《罗生门》无疑在《远山淡影》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通过晦暗却富有象征意味的场景以及真假难辨的叙述,石黑旨在营造出一种如书名“远山淡影”般的模糊感,故事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场景的呈现、人物思维与记忆的书写等无一不给人一种云遮雾绕的感觉。

泰奥曾对石黑一些虚构叙事中的不可靠叙述和记忆扭曲进行溯源,认为这一定程度上归咎于自我欺骗,“不可靠的叙述者努力协调过去的记忆和现在的环境,并发现记忆和复述事件的复杂

过程导致了有关过去的不太准确和不太客观的版本。记忆的扭曲在某种程度上源于自我欺骗。”^②叙述者为什么要自我欺骗,石黑显然看到了自我欺骗背后那“复杂得超乎想象的情感混合物”^③:时代的灰尘落在任何一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大山。作为个体的悦子承受了战争所带来的难言的痛、无法愈合的伤,这种伤痛超越国家与文化的界限,尽管难以承受,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结语

石黑一雄凭借《远山淡影》一举成名,得益于其对日本经典电影叙事要素的成功借鉴与运用。在这部作品中,石黑从创作主题、叙事技巧等方面,借鉴了小津和黑泽明的多部经典电影,尤其将电影所擅长的分形叙事、突兀场景与叙述的并置等融入小说创作中,在家长里短的家庭伦理叙事、在复杂人物关系的分形叙事、在晦暗的场景及叙述的迷雾中,让读者从对小说文本(语词)的阅读中领略到一种独特的电影般的跨媒介叙事魅力,让读者如观影般真切感受到战争给个体带来的无尽伤痛。

From Film to Novel: On Cross-media Narrative of *A Pale View of Hills*

YANG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A Pale View of Hills* is Kazuo Ishiguro's debut novel, and its creation is influenced by Japanese directors such as Yasujiro Ozu and Akira Kurosawa. Ozu's films are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the theme of family ethic, aimed at revealing universal humanity across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ethnic boundaries, which is exactly what Ishiguro attempts to achieve in his novels. In *Rashomon* directed by Akira Kurosawa, fractal narrative strategy is adopted, and in *A Pale View of Hills*, it is through fractal narrative strategy that the network of characters is woven. In addition, suspense setting in Ishiguro's novel is also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Rashomon*.

Key words: *A Pale View of Hills*; cross-media narrative; family ethic; fractal narrative; scene setting
(责任校对 朱春花)

①石黑一雄:《石黑一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我的二十世纪之夜及其他小突破》,宋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1—22页。

②Marcus, Amit. "Kazuo Ishiguro and Memory by YuginTeo" (review). *Partial Answers*, 2017, 15(3): 193-196.

③石黑一雄:《石黑一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我的二十世纪之夜及其他小突破》,宋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